

沈治钧 著

红楼梦成书研究

甲申年春月



中国书店



沈治钧

著

紅樓夢成書研究

甲申年春月



中國書店

责任编辑：陶 玮 吴 茗

封面设计：胡建斌

封面题签：涧 农

红楼梦成书研究

沈治钧 著

出版：中国书店

地址：北京市宣武区琉璃厂东街 115 号

邮编：100050

发行：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印刷：北京市李史山胶印厂印刷

开本：880×1230 1/32

版次：2004 年 3 月第 1 版 200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：437 千字

印张：19.625

印数：0001—5000

书号：ISBN 7-80663-192-5/I·213

定价：38.00 元

敬告读者

本版书凡印装质量不合格者由本社调换，
当地新华书店售缺者可由本社邮购。

序

段启明

摆在我面前的这部三十余万言的书稿，是沈治钧教授近年来潜心研究《红楼梦》成书问题的成果。我有幸拜读，收获是很大的。如果说《红楼梦》确实存在着很多很多的“谜”，那么，治钧此作，专论成书，至少可以引领读者走上正确的解谜之途，交给读者一把或可解谜的钥匙。因此，在付梓前夕，遵治钧之嘱，写一点读后感，虽不能为是书增色，而作为朋友，我是很高兴的。

很多《红楼梦》的读者都会有这样的经历：初读时，一口气读到底，深为书中人物命运所吸引，无暇他顾；而二读三读，则渐渐发生了疑惑，那义理的认识且不论，就文本自身的许多“不合情理”处就实在不少。而这些“不合情理”处，却又产生了巨大的“诱惑”，“引诱”着读者去思考，去探索。在中国小说史上，没有任何一部作品像《红楼梦》这样令读者在如此倾倒的同时，又如此困惑。二百多年来，人们为了解除这些困惑，从作者、版本、成书、背景、文物等各个方面，呕心沥血，不断探索。于是，形成了一个颇有特色的研究领域，即所谓“红学”。

随着“红学”的发展，人们越来越认识到，《红楼梦》的成书问题，实为“红学”研究中既无法回避又十分艰深的

课题；而这一课题又有可能解除有关《红楼梦》的种种困惑。因此，“红学”家们一直在努力探索着。治钧的这部专著中，历数成书研究的若干发展阶段以及诸家之说，这历史的发展，既证明了人们对成书问题的关注，也说明了成书问题的重大意义。事实上，“红学”史上的每一次重大突破，往往都与成书研究取得的新的进展密切相关，或者那“突破”的本身就是成书研究的重大成果。以胡适为代表的新“红学”家关于“高鹗续书”之说，不管近年来研究者们对此有何异议，但此说在中国学术史、“红学”史上所产生的影响，无疑是极为深远的。而“高鹗续书”说的本身，对百二十回《红楼梦》而言，岂不正是成书研究的“重大成果”。近年来，一些“红学”研究者又把目光集中在成书问题上，这是“红学”发展的必然走向：在支持和反对“高鹗续书”说的不同观点都已十分明朗的情势下，人们发现，无论是支持或是反对（“高鹗续书”说），都还远远未能揭开《红楼梦》之谜，于是，从整体上探讨《红楼梦》的成书问题，以期从根本上解除关于《红楼梦》的种种困惑，即成自然之理，必然之势。

当然，从道理上讲，问题是如此简单；而做起来，却谈何容易。所谓“石头记”、“情僧录”、“红楼梦”、“风月宝鉴”、“金陵十二钗”以及“仍用石头记”，这“烟云模糊”的“狡猾”之笔，究竟向人们传递了怎样的成书信息呢？接受者必然是见仁见智的。于是形成了当前关于《红楼梦》成书问题的“二书合成”与“一稿多改”两个学术流派。不同学派的形成，是学术发展最令人欣慰的现象，是学术繁荣最重要的标志。“二书合成”也好，“一稿多改”也好，都充分体现着持论者的学术造诣和学术良知，理所当然地受到人们的尊重。

治钧是明确坚持“一稿多改”的青年学者。从他的

这部专著中我们可以看到，他对文献的收集和考证，对问题的思考和辨析，不仅缜密细致，而且形成了自己的学术品格。

一、由于成书研究涉及到极其广泛的学术领域，因此，专著中对《红楼梦》的作者、版本、全书结构、时空设置、情节人物、文献史料等诸多问题都有精深的论析。我们知道，在上述的每一课题中，都存在着“众说纷纭”的状况。而治铨则从“成书”的角度对这些问题一一加以辨析，不急不躁，慢慢道来，而骨子里却又不乏“强硬”。书中第二章题目是“十年辛苦不寻常”，实际上就是论证曹雪芹的著作权。他在引用甲戌本第一回那条眉批（“若云雪芹……”）之后说：

话说得浅显明白，没有任何可以导致歧义的措辞。可是偏偏有人不愿听脂砚斋“万不可”的告戒，甘心“被作者瞒蔽”，提出了一个又一个所谓的“原著者”的人选，而把曹雪芹降格成了改编者。稍有创作经验的人都知道，改编别人的著作有时比凭空杜撰一部书更来得麻烦，对于严肃的作者来说尤其如此。事实上几乎没有什么人怀疑曹雪芹是一个自持甚高的人，也几乎没有谁否认过他的才华与智慧，那么他为何要干费力不讨好的事情呢？……（曹雪芹）这样的人，是不屑于剽袭他人著述的。

这段议论，无疑是从“作者”问题的角度为“一稿多改”说确立了大前提。我认为，是很有必要的。

二、由于目前成书研究存在着两种观点甚至可以说是两种学派，而任何一派的论著客观上都具有不同程度的争

论性，即对不同观点的驳难，因此特别需要良好的学风与文风。联想到当前的学术界的种种论争，我想，良好的学风与文风，至少要做到两点：一是对对方论点应该有尽可能的透彻的了解，进而指出其失误与不妥，而不能不顾对方观点的实指，而笼统地来一个“不能苟同”；至于根本没弄清对方所论的根据，而只是抓住对自己“有利”的论据，一味地各说各的话，各唱各的调，你打你的，我打我的，那就更难把学术研究引向深入。二是平等讨论，心平气和，以理服人。也就是说，争论的双方必须得保持冷静的头脑。这虽是老生常谈，但确实要“常”谈下去的。治钧的这部专著里，无数次涉及“二书合成”论，不管是引述还是反驳，我以为都是做得很好的。对提到的持“二书合成”论的学者都表示尊重和理解，这对一位青年学者来说，是很值得称赞的。

三、由于这部专著论述的是《红楼梦》的成书问题，因此，全书的最主要的文献依据就是多种版本的《红楼梦》（包括脂评）文本本身。也许有的读者会认为这是“自不待言”“本该如此”的事情，何需饶舌。但我认为这是此专著难能可贵的显著特点。讨论成书问题，解说书中无数矛盾，或考索，或推测，势必论及大量细节。在这过程中，最容易走上节外生枝、猜谜索隐的歧途。而治钧作为一个严肃的学者，处处依据版本的校勘和脂评提供的信息，以科学的方法论证着自己的论点。很明显，《风月宝鉴》以及由《风月宝鉴》演变为《红楼梦》，是此专著论述的核心问题，由此而提出的“大”“小”宝玉、“清”“纯”宝玉、“新”“旧”宝玉以及宝玉与贾琏的关系，薛、林的原形，邢、尤、秦三家的社会地位等等，有很多是推测，甚至是大胆的推测，但是这些推测无不以文本为据。当然，既属推测，那么就存在另外的“可能”，比如说，治钧认为李纨这个人物在旧稿《风

月宝鉴》中是不会有有的，理由是“把这个‘心如枯井’的李纨与秦可卿、尤氏姐妹搅在一起做什么？”并认为“即便是做对比性人物，也是不够格的，因为她缺少王熙凤那种特殊的风月味道”，然而，似乎也应看到李纨没有凤姐的“风月味道”，岂不恰恰具有“对比性”吗？甲戌本《凡例》说得清楚：《风月宝鉴》“是戒妄动风月之情”，这位“心如枯井”的李纨或许从某一侧面体现着那个“戒”字。我在这里说这几句话，不是否定治钧关于李纨的看法，而是说推测是“可能存在另外的‘可能’”的。当然，治钧的推测是有依据的。

四、由于成书研究是一项学术性很强的综合研究，不同于单纯的版本校勘、文字注释（当然，这也是学术），因此，治钧的这部专著中，除了依据版本进行的考据，还有很多是情理性的辨析与哲理性的论证。比如关于神话传说、意淫的含义以及“书未成”的背后等等；就是关于故事时间、人物年龄等问题的讨论，也多有情理与哲理的意味。可贵的是，凡所议论，同考证一样，都是为了说明《红楼梦》一书是“一稿多改”而成。“情理”“哲理”之论，正与考证相辅相成。

这部三十余万言的专著，还有许多值得称道的学术品格。我虽然怀着欣慰的心情读了两三遍，但也还是“粗读”。这篇读后感，自然也是隔靴搔痒。我所要表达的意思，不外是对治钧的学术品格、治学态度的肯定。治钧是张俊教授的学生，张俊先生严谨的治学精神，纯正的学术修养以及真诚质朴的人格风范，都给治钧以深刻的影响。这部专著里，有着张俊先生太多的心血。

毫无疑问，这部专著不是治钧关于《红楼梦》成书研究的终结，他必将陆续努力，取得新的成果，因为，他非常清醒地看到：“《红楼梦》的成书问题将作为一个学术难题而存在于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。”是的，我们期待着成书研究的

新的成果，也期待着治钩在更广泛的学术研究中取得更大的成就。

段启明

2003年11月于北京西郊花园村

序

胡文彬

《红楼梦》成书过程的研究，实为红学研究中的一大重要课题。它直接关系到对《红楼梦》原始作者与文本结构中种种矛盾现象的解释，乃至对各种早期抄本形成的先后、文字差异及脂批内容、批语时间、脂批作者、后四十回与前八十回的关系等诸方面问题的考察与认识。正因为其重要如此，故早在20世纪60年代之初，胡适、梁宗之、俞平伯、赵齐平等研究者就已开始对《红楼梦》成书问题进行了探索。特别是在社会政治冲击红学的时代结束之后，“《红楼梦》成书研究已经开始摆脱附庸的地位，基本成为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学术课题”。

当历史跨进20世纪90年代之际，《红楼梦》成书研究明显地有了长足进步，名篇佳什层出不穷，呈现出繁荣的新景象。尤其是年轻一代学人中涌现了一批关注文本史的研究者，他们将自己专攻的课题锁定在《红楼梦》成书的研究上。其时任教于北京语言大学的沈治钧教授，就是他们中的一位佼佼者。

记得90年代初，治钧教授在《红楼梦学刊》上发表过《谈“被借阅者迷失”的红楼梦书稿》（见1991年第4辑）。1999年暑期，他再次写出《“新宝玉”和“旧宝玉”——红

楼梦成书过程初探》(见《红楼梦学刊》2002年第2辑)一文,并于同年秋在第二届全国中青年红学研讨会上发表,受到与会代表们的高度评价。他说:“我对成书问题的兴趣,由此更浓。”或许就是从这两篇论文开始,我隐约地感觉到他将会在《红楼梦》成书研究方面深入下去,并会取得更丰厚的创获。果不出所料,前数月治钧教授登门造访,送来了他用两年时间写成的博士学位论文《红楼梦成书研究》。我翻着这部厚敦敦的飘洒着纸香墨韵的论文,顿时喜上心头,突然间脑中闪现一位哲人的话:“是太阳总会升起!”

《红楼梦成书研究》是一部极富学术价值的著作,可圈可点之处很多。限于篇幅,略加概括,我以为下面几个特点是极为突出的。

首先,《红楼梦》成书研究选题既具重要性,又富有挑战性。凡是对《红楼梦》研究史略有常识的学人都清楚,百年以来,红学研究者关注的焦点或曰研究重心,主要集中在“著者”(包括“著者”的家世)、“本子”(重点是早期脂评抄本)两大方面。近世多注重小说的主题、主线及人物形象的赏析,而对成书过程这个重大课题则殊乏关注者。同红学领域内的其他课题的热闹景象相比,成书研究的沉寂现状,是有目共睹的事实。尽管前辈学者中有以胡适为代表的一些人做了拓荒性的研究,但由于种种原因却是后继乏人。特别是相关的成果缺少系统全面的梳理,散落在一些论文和著作之中,难于引起广泛的注重和重视。一个重要的学术课题被“拥挤”的红学世界长期“冷淡”或说有意的“回避”,原因固然很多,但细察起来与其研究的难度——即与学人综合研究的能力不无关系。试想,成书的研究不仅需要研究者熟读文本,而且还需要进行版本校勘、脂评研究、著者家世经历研究、相关史料的搜集与研究等工作,此外还需要对以往这一课题的研究历史有全面的了解和认识。这一切,都需要研

究者有广泛的知识储备和解决问题的能力。这是一种挑战，也是一种考验。治钧教授选取“成书”作为研究对象，既是他的学术责任感所驱使，同时也是他对自身学术能力自信的一种表现。这是我之所以看重本书的重要原因之一。

其次，作者首次对《红楼梦》成书研究进行了全面的梳理、整合和研究，使本书的研究分析建立在坚实而又全面的材料基础上，不尚空谈、不事浮华，言之成理，持之有故，体现了著者笃实勤谨的治学态度。例如，本书第一章“《红楼梦》成书研究综述”和第六章“从文献史料看成书问题”，时间跨度几达200余年。作者从早期诗文笔记、歌咏派、评点派著述中钩沉出大量与成书过程相关的史料，并详加考辨，不仅显示了著者深厚的学术根基、为学之精细，更重要的是为今后学人从事这一课题研究打下了敦实可信的基础。在此我想指出，在学术界有一些人很看不起“综述”的著述。他们认为“综述”似乎只是“述”他人的研究成果而没有自己的“见解”。其实这种看法并不客观，也不全面，是对“综述”的一种误解或说是一种偏见。在我看来，一篇优秀的学术“综述”不仅要求作者“通今博古”，而且更要求作者心细眼明。至于其间的去粗取精、去伪存真，则体现着作者的考辨功底。本书中第一章的“综述”堪称为范例，同样嘉惠学林，其功莫焉。

第三，本书的研究方法定位在文本考证上，将学术目的定位在文本诠释上，突显作者的治学眼光和学术勇气，处处可见其建立在坚实材料基础上的创见、新见。从本书第二章到第五章，显然是著者用力最勤、开掘至深的重点。“从体例情况看成书问题”，是对已发现的十余种早期脂评抄本的深细研究。“从时空设置看成书问题”及“从情节人物看成书问题”两章是建立在版本研究的基础上，对小说中出现的种种矛盾、差异（有时是一二个字）作出判断和诠释。著者

的创见、新见是在大量事实的比较中自然得出的，既没有强词夺理，也不牵强附会，或故作高深，矫揉造作。令我敬佩的是，著者行文中凡涉及前贤时彦论著中的观点，大多是采取正面阐释，偶有辨难之处，亦是心平气和，语词谦虚，尊重对方的人格尊严。这种学风是值得学习和提倡的。时下学界突然冒出一批打倒一切自封“大圣”的“学者”，实是对学界的污染和践踏。阅读本书备感著者学人品格的难能可贵。

《红楼梦成书研究》无疑代表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这一重要课题研究的新创获，既可说是上一个时代的总结，亦可视为新世纪朝着这一领域前进的一个起点。因此本书的学术意义及其影响是不言而喻的。此时此刻，我想指出本书既然堪称佳作，却并非完美无瑕。如果用“完美无瑕”来要求著者，未免也过于苛刻。有两点不足之处，寄希望于著者在将来的研究中能够深入或加以弥补。其一，关于《红楼梦》后40回成书问题，著者虽然注意到了，但却割舍了，我以为这不仅仅是它的复杂性和难度高，或者说篇幅所限的问题。以著者的学力修养和本书的总体架构来看，本可以列入加以讨论的。重脂本轻程本的弊端，在学界本是不争的事实，而作为本课题来说是无法“回避”后四十回的成书研究的，舍弃（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）这一重要内容都是不完整的。其二，学术视野尚有待拓宽，更注重积累。本书中第六章“从文献史料看成书问题”，本可以写得更厚重、更深入，但却由于所搜集文献材料不足而未能深入下去。要弥补这一缺憾只能以勤补拙，勤看之外还要勤问——不耻下问。要明白天下书之多一个人是无法都读完的，勤问常常可补自己所见之局限。“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”，做学术的人同样需要。以著者的才学识，不难彻悟此中的道理。当然，以上两点只是我个人的拙见而已，自不会影响到本书的价值。

从本书中我们很容易体味到著者的为学个性，我希望著者在今后的治学中能够发扬这种宝贵的学术个性，并走向成熟！

是为序。

2003年11月22日写
京华饮水堂东窗下

题 词

调寄摸鱼儿（壬午除夕悼曹雪芹）

问西风、可曾吹冷，当年山下芹圃？梨花飘落琼林晚，如见断肠新妇。今丧汝，除夕日、独行漫漫黄泉路。天才谁误？任浪蝶欺春，文章惜命，妙笔画烟树。

江南忆，总是秋窗日暮。蒹葭池畔犹舞。几番怅绝都门外，醉起长吟何处？情最苦！恨泪尽、禅机未破人归去。流芳万古。便梦断歌残，怀金悼玉，还泪已无数。

调寄戚氏（咏《红楼梦》）

茜纱窗，幻境游遍梦魂香。烛摇红裙，凤鸣蓝舫，醉萧郎。仙乡，又斜阳，金钗十二舞成行。他年玉蝶飞瘦，泪洒诗帕捧花囊。婀娜如月，娉婷如柳，彩云暮雨椒房。笑迷津未渡，鸾镜初覆，移枕黄梁。

何况，再恋群芳。鹄绕笛响，嫩草满陂塘。清波荡，绿蛛成网，白燕成双。忒荒唐！悄葬落蕊，羞听艳曲，哭损柔肠。绛唇惹絮，素手调羹，日日无事而忙。

最怕秋风起，盟分木石，带断鸳鸯。处处霜添翠减，向情天恨海走仓皇。菊英泣露凋残，雁声鹤影，烟水归兰桨。纵藐姑莲步银河浪，人道是、鸿断慈航。更那堪、鬼蜮猖狂。对斑竹点点忆潇湘。断千般想，年年面壁，惭愧应当。

调寄念奴娇（癸未暮春作）

东风无力，又霏霏细雨，落红难缀。何处葬花兼醉卧，但见杜鹃啼血。钗钿横斜，石榴裙湿，桃坞迷蜂蝶。楼头独立，梦中情事难说。

闻道山外重山，碧城神女，鬓发今如雪。旧恨新愁才忘了，阿凤偏来相别。芳草天涯，可卿走好，莫恋圆时月。叹息春去，洞箫声里呜咽。

绪 论

《红楼梦》成书研究是一个综合性的学术专题，包括作者、脂评、版本、史料及文本诠释等多方面的问题。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。作为一部优秀的古代小说名著，《红楼梦》成功的创作经验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。要恰如其分地评价其得失，有效地学习其经验，首先要对作者著述的本意与创作的甘苦有一个较为客观的了解。这就有赖于读者对作品成书过程的具体认识。单就学术层面而言，这也是红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，值得认真对待。资深红学家胡文彬曾经指出：“《红楼梦》成书过程的研究，实为红学研究的一大重要课题。它直接关系到对《红楼梦》原始作者、文本结构、种种矛盾现象的解释，乃至对各抄本形成时间、差异及脂批内容、后四十回成书过程的认识。因此，近年来对这一重要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是富有意义的。”^①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，可以说自脂砚斋的时代就已经开始了，但一直到现在，具体的、系统的与深入的研究还不充分，许多问题尚无明确答案，或尚在争论；有些问题的答案还比较笼统，需要进一步明确并条理化。可以预见，《红楼梦》的成书问题将作为一个学术难题而存在于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。

① 胡文彬《红楼梦成书过程之我见（提纲）》，1999年全国中青年红学研讨会论文。